

爱在何方

A I Z A I H E F A N G

他像一个孤寂的长途跋涉的旅人，突然看见了自己家里窗上透出的一线灯光。一种归宿感，一种被支持和被关爱的力量重新注入了他的胸膛，让他不再惧怕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……

吕健 |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爱在何方

A I Z A I H E F A N G

吕健 |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在何方 / 吕健著. — 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
2012

ISBN 978 - 7 - 224 - 10331 - 1

I. ①爱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5064 号

爱 在 何 方

作 者 吕 健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27.75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425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0331 - 1

定 价 32.00 元

青春还在，勇气还在，
我又失去了些什么？

——题记

一

就要毕业了。这些经过了几年的大学生活，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们，在头上“天之骄子”的光环日渐暗淡的今天，对未来既有憧憬，又不免些许的失落和迷茫。

师范院校的学生，在进入师范前，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但经过几年正规师范教育的锤炼打磨，从练“三笔（钢笔、粉笔、毛笔）字”、讲普通话，到小型的试讲，直至真正走上中学的讲台，一板一眼地给学生们上课，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喜欢上了这一职业，并准备着要在为人师表的行当里大显身手了。

刚从“人才交流会”上垂头丧气地回来，同学们又都忙不迭地在准备着实习了。

按照系里的惯例，据说也是为了保证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不给实习学校的中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，在班级里谈恋爱的“金童玉女”，一般是不能分在一个实习点的。因此，西岳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93级1班的几对“有情人”就被无情地分开，各自南北东西，至少在一个月的实习期内，不能总是长相厮守了。

李逸和叶青青，在大家看来，是最经得起考验的一对。他们从高中起就是同学，那时就互有好感，考大学又鬼使神差地被同一所院校录取，又被分在同一个系里，同一个班里。两个人的感情，在这个对爱情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的大学里，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起来。

李逸是个农家子弟。出生在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中部，他的家乡是陕西主要的产粮区。那里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泾惠渠横贯而过，更是旱涝保收。因此这里又被称作关中的“白菜心”。李逸从小就聪明好学，还没有上学，就已经有半木箱的小人书了。这在当时的农村孩子中是不多见的。稍大

1 爱在何方

一点，每次和父母去县城，能吸引他和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地方，就只有新华书店和邮局门前的报刊亭了。他花一角钱，在一个旧书摊上买的一本《为什么要戴红领巾》的小册子，是他刚上小学二年级时，买的第一本只有很少插图的印刷品。他吃力地（因为很多字不认识）但又锲而不舍地要把它读完。书中一个个小英雄的形象，深深地吸引着他，也在他的记忆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社会主义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”的少年先锋队队歌，等等小学教育的主旋律，对这个常常静思默想的少年，好像都有特殊的意义。小学毕业的时候，李逸在小同学当中俨然是个杂家了。因为他好像什么都懂，他涉猎面很宽，甚至连《气功》、《飞碟探索》等杂志，都有一大摞。他的学习，从不让父母操心。功课只是小菜一碟，课余时间，除了给羊割草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外，都用在了读借来、更多的是用零花钱买来的课外书上。

“你出去玩一会儿吧。”父母有时不得不把他从屋里往外赶。他的求知欲是那样的强，一切的未知领域，都让他深深地着迷。他读着，想着，不知疲倦，从不满足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的小脑袋，似乎不堪与他的年龄不相符的知识的重压，他开始头痛起来。在初春的一个刮着大风的日子，母亲吃力地骑着自行车，带他到十里以外的镇上找一个老中医给他看病。几服苦涩的中药下肚，他倒是老实了一阵子。但一开始看书，他就忘了时间。有时坐得久了，一站起来就头晕目眩，有几次甚至跌倒在地上。

李逸的初中是在离家五里路远的兴华中学读的。上学走的都是田间的小路，有很长一段要沿着一个国营园艺场的围墙走，长年累月竟由这些学生们踩出来一条路。这时候，李逸喜欢上了足球。为了能有一个自己自由支配的足球，李逸联合了同村的几个小伙伴，采用“股份制”的形式，你三块、他两块地凑钱买了一只仿皮足球。他们甚至还成立了足球队，李逸是队长兼足球保管员。这样，每天下午放学在学校的操场上他们都要玩到天黑才回家。他的身体迅速地发育，强壮了起来。初二的时候，已经有1.70米高了。一本农村读本本的《哲学常识》被他从新华书店的特价书中发现了。物质和意识、时间和空间、量变与质变，一幅幅关于宇宙发展变化的图画，在他眼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他欣喜若狂，完全沉醉在一种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发

展变化规律的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之中。他甚至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自己将来的志向。这时候他十五岁。

初中的课本知识，使他总处于一种对知识的半饥渴状态。语文课经常因为他对一个字词的刨根问底，让老师很是为难。别的课程，上课听听，或只是看看课本，做做练习，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强烈地意识到，上学完全是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他哭着闹着要退学，认为自学要比按部就班的学校教育进度快得多。父母劝说不下，因为他认准的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当民办教师的舅舅，和从小就非常疼爱他的外婆，从几里路外的家里赶来，好说歹说，才使他在少年人的一时冲动之后，不情愿地回到了学校。但是这使得他学会了自学，学会了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。他爱上了文学。

李逸的父母都是比较开明的农民。父亲初中毕业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长年担任生产队的干部。母亲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但口才很好。村里宣传各种政策什么的，都非她莫属。父亲脾气温和，从不打骂李逸和他的弟弟。倒是母亲在他实在犟得说不进去的时候，会扇他几巴掌。他的父母，相信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。李逸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，渐渐地长成了一个体格健壮、才思敏捷、意志坚强的青年。

叶青青，身材比较瘦小，大眼睛，弯眉毛，薄嘴唇，也是一个农家子弟。衣着朴素而显得落落大方，说起话来不紧不慢，语调平和又不失可爱，聪明伶俐中透出很有心的样子。她和李逸在一起，倒也般配，只是个子矮一点。而李逸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，这短暂的分离，或许因为距离的存在，还加深了两个人的感情。

“春天来了，该开的花开了，那才是正常的。年龄到了，感情有了，不谈恋爱反倒显得不正常了。”有一次有人问李逸为什么谈恋爱时，他这样调侃地说。是的，又是一个春天了，花儿正在陆陆续续地开放。树绿了，草绿了，但愿他们爱情的花儿能始终绽放，并且春华秋实。

二

“小红，下午一块上街去吧。”正当前任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张小红一个人坐在校园“畅志园”里的草地上准备着明天的试讲，在什么地方应挥一下手，什么地方要点一下头而煞费苦心的时候，同宿舍的老七陈依静，远远地叫她。

“我可没有你那么轻松。”张小红一边合上自己改得乱七八糟的备课本，一边抬起头来，坐直了身子回答她。

“行啦，谁不知道你是‘最佳辩手’，校内的试讲，还不是闹着玩嘛。”说话间，陈依静已蹦蹦跳跳地来到张小红的旁边，索性夺过备课本，往草地上一铺，坐了下来。

陈依静的性格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以她的名字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出现的。她身材修长，体形优美，鼻梁挺直，嘴唇红润，眉宇间透着活泼可爱，讲一口流利、标准的普通话，她是学校广播室的播音员。她的甜美圆润的嗓音，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，也给系里、班里和宿舍里带来了荣誉和骄傲。

“你们那个实习点，可是‘黄金组合’。打球的、唱歌的、演讲的，什么人才都有。组织起活动来，学生肯定喜欢。”老六张小红不无羡慕地说。

“缺了你这个搞宣传的，活动的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喽。”陈依静调皮地对老六眨眼睛。一向被认为憨态可掬的张小红不禁脸微微一红，无可奈何地耸耸肩。因为张小红认为，在她担任系分会的宣传部长期间，系上的宣传工作搞得一塌糊涂：板报评比很少被排在前几名；新闻稿件经常被系分会主席李逸批评得体无完肤，甚至被说得连语法都不通。“系上过高地估计了认真负责与工作成效之间的必然联系！”有一次张小红实在是忍无可忍，竟瞪着眼睛对李逸发了脾气。当然，这些情况陈依静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睡在上铺

或下铺的“兄弟”，有什么委屈不能相互诉说呢？何况她俩的关系还特别的亲密。

“赵瑞明分在沙湾点，你们离得太远了。”这时候，张小红不无同情地对陈依静说。

“管他呢。距离产生美，少见或许还多稀罕。”陈依静不但不难过，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。

“我看你好像是不大稀罕，这几天，小赵（他们对赵瑞明的昵称）可是有些魂不守舍、唉声叹气的。”

“我跟你说实话，”陈依静咬了咬嘴唇，像她任性的时候一样。“我正烦着呢。他这人就是磨磨蹭蹭的，什么事都拿不起放不下的样子，一点男子汉的气概都没有。不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吗，好像生离死别似的，真叫人受不了。”

“就你的脾气，除了小赵，谁还敢要。你就知足吧。”张小红对老七可是无话不谈，“等毕业了一块分回去，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到时候可别忘了通知我。”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不过，谁知道呢。”说到这儿，陈依静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，说，“我只希望你的光芒如旧。有你照耀着，什么时候心里都踏实。”

这一次，陈依静是在取笑张小红。在班里，张小红是被归为不谙世事，不懂七情六欲，只知埋头读书，认真工作，天真烂漫又活泼可爱的一类的，尽管在年龄上她不算最小，甚至比陈依静还大了两个月。更因为她不止一次的在不知不觉间充当了别人谈恋爱的“电灯泡”。她们宿舍里，包括陈依静在内，就有三个姐妹，都曾经被她无私地“帮助”过。陈依静之所以提到这一点，恐怕是她受这样的“恩惠”要比别人多的缘故。

陈依静的男朋友，赵瑞明，1.68米左右，不怎么魁梧，但小伙子总是西装革履，头发梳得光光的，一副度数不大的眼镜，架在瘦瘦的脸上，眼睛温和而脉脉含情，说话做事很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。除了陈依静说的，缺乏一点男子汉的气概，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但这或许正是他很容易地就讨女孩子喜欢的原因。要不，心高气傲的陈依静怎么会看上他呢。

还是在刚刚上了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，天下着濛濛细雨。已是深秋时节，穿着厚毛衣都有些冷。张小红正蜷缩在宿舍上铺的床上看书，陈依静

❶ 爱在何方

匆匆忙忙从外面进来，头发上缀着细小的水珠。

“嗨，老六，咱们一块上塬去吧。”大学里同一宿舍的兄弟姐妹排座次，恐怕是他们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，所完成的第一个“课题”。毕竟要在同一间宿舍里共同生活三四年，这样叫着显得亲切许多。

“下着雨，怎么去呀？”张小红有些心动，又有些犹豫。

“没关系，只是毛毛细雨。你看，我从教室走回来，衣服都没湿。再说，你也放松一下吧，别再中学生气十足，一回宿舍，就埋头看书，搞得宿舍里的气氛紧张兮兮的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说着，张小红合上书本，从床上爬下来。一面用脚摸着找鞋，一面很不放心地思考着自己的决定。“下雨天，塬上没人去，安全吗？”她又问了一句。

“随便找个男生，不就行了。……哎呀，你这人真啰嗦。快点，快点！”陈依静催促着，又好像在掩饰着什么。

“还有男生？”张小红不由得迟疑了。

“你怕什么，有我呢。给你个浪漫的机会，你还……”张小红已经被陈依静推出了门外。

“早点儿回来，小心感冒。”宿舍里其他的人一齐笑了起来。

学校门口，一棵大树下，站着的正是赵瑞明。

“你们好！”等她们走过来，他就迎上去主动地打招呼，虽然彼此之间还并不熟悉。

西岳师范专科学校坐落在关中东部一个中等城市的南郊。坐南朝北，南依南塬，北望渭水，只是周围被村庄和农田包围。从市里到学校两三华里的路程，却要七拐八拐地转四五个弯。不熟悉地形，一会儿就会被折腾得不知东西南北。一出校门，窄窄的路面，总是被各种小贩和小吃摊点杂乱无章地瓜分占领着。拐一个弯，再走几百米坑坑洼洼的公路，才能到最近的一条街上。整个环境，既显得偏僻，又让人觉得压抑和憋闷。有一种被束缚住了手脚的感觉。

沿着学校的围墙向东，经过农民的一小块麦场，再穿过一个不大的桐树林，向南，就拐上了渐次抬高、弯弯曲曲的田间的上塬的小路。因为下着

雨，天气很阴沉。一层淡淡的烟雾缥缈地笼罩着塬上的沟沟壑壑和树木。雨像烟一样轻，随着阵阵微风，在头顶上飘来飘去。脚下的路是沙土土质，因此他们的脚上并没有沾上什么泥巴。

张小红走在旁边，陈依静走在中间。赵瑞明和陈依静一般高，陈依静比张小红高半头。这种排列，很像是哥哥姐姐带着小妹妹在散步。张小红因为没有什么精神负担，为能出来换换空气，而显得轻松愉快，满不在乎。而陈依静就不同了，她有时不得不找一个话题来和赵瑞明说话。赵瑞明尽管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，因为或许还想着心事，不免有些拘谨。张小红发现，他们两人都有微微脸红的时候。

蜿蜒着走了一段，小路开始陡然抬升，也变得窄得只够一个人通过，有些向上爬的味道了。路临沟的一面，长着一丛丛的酸枣树。现在差不多只剩下光光的枝干和几颗干瘪的小枣。另一面是辛勤的农民开垦出来的层层梯田。田坎边零零散散的生长着一些耐旱的柿子树，小路边时不时地也会冒出一棵来，让小路上走着的人不觉得单调乏味。

赵瑞明走在最前面，坡陡的地方，就大大方方地伸出手，把陈依静拉上去。但当他伸手给张小红的时候，她却一边说着“不用，不用”，一边慌忙地躲开了。

又上了一层，他们都有些气喘吁吁，就停下来歇一歇。陈依静走到田地里，把双手搭在田坎边一棵柿子树较低的枝杈上，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还“哎哟、哎哟”地叫着“累死了”。

赵瑞明等张小红也爬上来，和她一块走到陈依静所处的较低的地方，从高处眺望着学校和远处朦朦胧胧的城市。柿子树上残留着一些变红变黄的叶子，几幢高层建筑的顶部浮现在一片雾气之上。

“很像一幅水墨画。”赵瑞明说。他显得兴致很高，白净的脸上因为运动而微微涨红。他很自然地理了理沾着雨水、有些散乱的头发。

“你是张小红吧？”他问。

张小红点点头，微笑着算是回答。当然赵瑞明的名字她是知道的，就没有必要再问。大学里，上了几年学，一个班的同学，尤其是女同学对于男同学来讲，或者男同学对于女同学，谁是谁都对不上号的事，并不稀奇。

◀ 爱在何方

“你学习挺认真的。上课认真听讲，还不停地记笔记。人很乖巧也很活泼，我们对你的印象都不错。”赵瑞明说。

“马马虎虎吧。”张小红有些不好意思。一想到自己可能被男生们在议论，本来红扑扑的脸显得更红了。

歇了一会儿，他们又继续往上爬。路边一棵苍老的柿子树，吸引了他们的目光。

这棵树树冠高大，多半高高地悬在沟边，像是伸出去的遒劲有力的手臂。主干上分支很多，树根牢牢地抓住脚下的土地，很多甚至裸露在地面以上，像人在用力时暴起的青筋。主干的根部被人刮去了很大的一块皮，在质地坚硬的树身上，刻着两颗重叠在一起的心，丘比特的箭从一面穿进去，从另一面穿出来。其实，这棵树，他们都是熟悉的。因为每次上塬几乎都要从它旁边经过。粗壮的树干，粗糙的树皮，裸露的树根，加上这一幅动人的图画，每每让人浮想联翩。这里面，说不定就记载他们的学姐学兄，或者其他什么人的一段不同凡响的情感经历。

“很浪漫，也很有诗意。”当大家都在漫不经心地看着这幅画的时候，赵瑞明说：“这让我想起胡适的一首诗，‘也想不相思，可免相思苦。几次细思量，情愿相思苦！’”

陈依静调皮地耸耸肩，说：“可是情人们的海誓山盟往往是靠不住的。”说完，她又为自己这句过于老成的话，不禁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就是树有些可怜。”张小红说。

牛毛细雨，还在慢慢地飘落。土地被小雨轻轻地一激，浓烈的泥土的芳香从脚下散发出来，直扑鼻息，沁人心脾。已经干枯的蒿草密密丛丛地在雨中默立着，农田里的麦苗把绿色融入薄薄的雾气中，却在这肃杀的寒秋里，孕育着希望和生机。越往上走，坡越陡。他们在离塬顶还有一两层土坎的地方往回走。赵瑞明走在前面，不时地停下来照顾一下穿着高跟鞋的两位女士。有一次，陈依静差点摔倒，要不是赵瑞明及时扶持，至少一向注重衣着的陈依静就很难保持她的淑女形象了。伴随着夸张的尖叫，他们又一起哈哈地大笑起来。青春少女的发丝里所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洗发水的香味，和她身上所特有的化妆品的气味，通过这次亲密的接触，让赵瑞明免不了怦然心动。

这以后，他们都沉默了，一面小心地走路，一面各自想着心事。对张小红来讲，这次上塬跟以往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，只不过多了个似乎很知道照顾别人的男生罢了。她上塬是因为这里视野开阔，很安静，还能让身体出点汗，有助于阻止脂肪在她已经略显肥胖的身体上的继续堆积。再加上她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“爱上层楼，爱上层楼”，不赋新词就更无忧了。

因此，对这一次的上塬，张小红并没有在意什么。然而，当第二天辅导员找她谈话，问及有关他们昨天的“行踪”的时候，她开始有些莫名其妙，后来才若有所思。

“新生一入校，和中学时候完全不同的学习生活环境，你们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来适应。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，但是作为新生，任何时候都应当把学习放在第一位，尽可能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。只有这样才可能学有所成，干好将来的工作。作为班干部，我希望你和陈依静都能起到很好地模范带头作用。严格地要求自己，把我们班的工作做好。”张小红不住地点头，表示着对师长教诲的赞同。

“好啦，给陈依静把我的意思讲一下，你回去吧。”比自己的学生大不了几岁的辅导员刘健，语重心长地训导完了以后，又加上一句。

“老七，你搞什么鬼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”从辅导员住的教单楼宿舍出来，在路上一碰到陈依静，一向很听话的张小红就小声地问她。

“谁打小报告了，辅导员找你啦？”陈依静故意地睁大了眼睛，然后一脸狡黠地说：“不过，你可都看到了，仅仅是三个同学，为了增进友谊，很普通的一次散步、交流罢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这个班团支部书记也难辞其咎。”

陈依静泰然处之的态度，让张小红有些始料不及。她想吓唬吓唬她。

“反正，我都坦白了。我说你们拉着手，还……”

这一下，陈依静急了，不等张小红说完，她就抢着说：

“他还拉了你一把呢！”

“可我没让他拉。”

她们吵闹着，推推搡搡，又搂又抱地朝教学楼走去。

三

“嗨！到底去不去呀？”陈依静见张小红又沉浸在她的“备课”里，推了她一把，语气是询问，又是央求。

“怎么，你又让我当电灯泡啊？”

“早就用不着了。你还是留着些亮光照别人吧。”她又说，“你看，下去要给学生上课，总不能这么邋里邋遢的，起码也得买一套像样的衣服，像个老师的样子，正儿八经的，也好把学生给镇住。”

“你那么多衣服，还少衣服穿？”

“我说是职业化一些。在学校里穿得花花绿绿、乱七八糟的，下去还不把那些小学生给吓着。”陈依静越说越起劲。

“那你去吧。我本来就穿得和老大妈一样，端庄、朴素，还要怎么职业化？”

“你看，这就不对了吧。你还得让学生觉得你是跨世纪的大学生、跨世纪的人才。那样，他们也好服你，是不是？”陈依静不住地鼓动着：“我看，最好还是买身套装，往讲台上一站，一本正经，那才像回事。”

“可是，我的钱不多了。‘人才交流会’上复印资料、门票、车费、吃饭等等的花下来，最多也就能坚持一周了。”张小红有些无奈地说。

“我借给你，我妈刚给我寄了500块钱。怎么样，这下说定了？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这时候，辅导员刘老师从不远处的路上走过来。看到她俩，远远地叫道：“张小红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
陈依静调皮地一吐舌头，也赶紧站了起来。

“今天晚上7：30分在系会议室召开支部大会，研究你和叶青青、丁渭阳，还有两个二年级同学的入党问题。记住，一定要按时来开会，不许迟

到。今天研究解决的同学多，不能因为个人影响了大家。”其实刘老师知道，张小红是纪律观念很强的一个同学，但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他，还是免不了要多加上一句。

“我知道了。刘老师，还要不要我去通知别的同学？”

“不用了。我已经通知过了。”看着她手里拿着的备课本，刘老师又问，“课备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就是觉得条理性差一些，还有好多知识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更合适。”张小红如实回答。

“下去是给中学生上课，不要想着把一个问题深究得太多。陈依静，你呢？”

“我准备得差不多了。”陈依静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你要注意的，上课要自然一些，要口语化，毕竟那不同于朗诵。”刘老师顿了一下，问：“赵瑞明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也在备课吧。”陈依静被这一突然的问题问得有些慌乱。

“你们两个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临近毕业了，要处理好个人的感情问题。可不要闹出什么乱子。”尽管在刚入校，刘老师不赞成学生们过早地谈恋爱，但是，当两个年轻人真心相爱地走到一起的时候，他却是以赞赏的态度，不露声色地加以引导。毕竟大学生们已经长大成人，从生理上、心理上，是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情感的。

“好着呢。您放心吧。”张小红在一边说。

“没什么事情。您为什么老是不放心我呢？”随和的刘老师和同学们融洽的关系，让学生们和他讲起话来不需要顾忌太多。陈依静说。

“那就好。下午不要跑得太远，晚上还要开会。我先走了。”

三月中下旬，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。迎春花已经开始凋谢了，枝头的嫩芽却坚强地变得越来越绿。太阳暖暖地照着，原野上一派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地孕育着生机的景象。人们已经逐渐地退去冬装，要舒展一下困乏的腰身筋骨。陈依静拉着张小红，在赵瑞明的陪同下，正迈出校门，一门心思，只想买一套得体的衣服。拐了四五个弯，他们才走上了一条通向市区的街

❶ 爱在何方

道。西岳市虽然占据着“三秦要道，八省通衢，南依秦岭，北濒渭水，东接华山，西临世界第八大奇迹之一的‘秦兵马俑’，陇海线横贯东西”的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但因为它的辖区很大一部分是原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淹没区，又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支柱的城市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，市里没有几家像样的企业，城市建设相当落后。就是升为地级市也只不过是一两年前的事。它以前只是一个县级市，由县改为市，也没有几的历史。

街心花园往西是新形成的商业区。整个城市正在慢慢地向西发展。隔着一条小河的老城依然保留原来的旧貌。那里是建材市场和旧货市场，他们一般是不到那里去的，因为路程也太远。从他们走下来的南北方向的解放路和东风街交汇的地方——街心花园往东，距离老城少说也有三四里路。东风街中段是西岳市最繁华的地方。马路是双向两车道，两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。街道不算宽，两边绿化带上的法国梧桐的枝杈在空中交错，一到夏天，整个路面几乎被树阴完全遮盖。但现在它的枝头只有一点点叶子的嫩芽。街道两边是广告牌，多路公交车从这里经过，隔一段就是一个站牌，跟别的城市的街道没有什么区别。街道两边虽然商店鳞次栉比，但多是两三层低矮建筑，跟它的中等城市的称谓很不相称。

再往西走，离街心花园两三里路，直通火车站的南北走向的前进路和东风街交汇处的西南角，是几十亩大的一个广场。几座现代化的金属雕塑高低错落地雄踞在广场的南面。北面平坦开阔的地方，不锈钢的护栏成各种造型铺在地面上，下面隐藏着设计精巧的喷泉。广场周围是各式各样的花坛和草坪。四季常青的松树和一些风景树点缀其中。供人休息的石质长凳，大理石铺就的台阶恰到好处地设置着。广场南面是市政府弧形的十几层高的大楼，北面隔着东风街，二十多层高的“国际贸易大厦”，俯视着广场。在这里，西岳市多多少少还能让人感受到一些现代化城市的气息。

东风街上的服装店和几家商场，他们几乎都转遍了。可还是没有找到一件陈依静满意的衣服。

“别着急。我的口号是‘走遍西岳（市）’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尽管看，尽管挑。”赵瑞明逛商场，比两个女生更有耐心。他一面听任陈依静的挑三拣四，一面还不停地参谋。

“这一件怎么样？纯棉的小翻领的休闲装？”他见陈依静对那件衣服多看了几眼，就走上前去摸着面料，把衣服从衣架上拿了下来，说。

“我不想买休闲装。”陈依静很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说。

“那我们到‘国贸’去看看，这边的衣服都看过了。”赵瑞明说。

“那好，走吧。”陈依静拉了拉不大吱声的张小红。

“‘国贸’的东西太贵了。看看还可以，我可买不起。”张小红面露难色地说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说不定还能碰上物美价廉的。走吧。”赵瑞明不知疲倦的已经走在了前头。

乘电梯上了“国贸”的二楼，各种式样的女装让人眼花缭乱。在一家品牌服装的摊位前，一套浅灰色的女式西装，让陈依静眼前一亮。

“这套不错。”陈依静径直地走了过去。一看标价牌上人民币“460元”的价格，张小红心灰意懒坐在了一边的方凳上，说：“那你试吧。”

服务小姐很殷勤地给陈依静介绍面料款式，又把衣服拿到试衣间，帮陈依静换穿衣服。

陈依静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身材匀称。服装面料挺括，裁剪缝制的中规中矩。当从试衣间里出来，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。

“这套衣服简直就是为小姐你定做的。你自己看看，这儿有镜子，穿起来多精神。”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妇女也走过来，说着还抻了抻上衣，拍了拍裤子，好使得衣服看起来更平展。

“怎么样？”陈依静得意地在镜子前转来转去，回头招呼着赵瑞明和张小红。

张小红一歪头算是回答。赵瑞明走上前去用欣赏的眼光，左看右看。

“衣服确实不错。喜欢吗？”他说。

陈依静点点头。

“不过，就是价钱有些太高了。”赵瑞明故意面露难色，这是他准备杀价的惯用伎俩。

“这还高？这是品牌服装。你看这儿还有一千多块钱的呢。”老板娘可是商场的老手。顾客心里想什么，她还不明白。